

周旋在敌人心脏的 女人



震 著
众出版社

郭 震 著

周旋在敌人心脏的 女人

周旋在敌人心脏的女人

郭 震

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巨山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69千字

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0441-2/I·133 定价：4.60元

印数：0001——7500册

内 容 提 要

沦陷在日寇手中的济南城里，一伪保长的女儿，执著而近乎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家境贫寒的汉子。那汉子却一直不理。凭着炽热的爱心和特殊地位，她暗里明里支持着他的生活和事业。救护昏迷不醒的他，伺候他病魔缠绕的母亲，帮助他打入敌伪医院，掩护他摆脱特务跟踪，协助他巧夺药品、抢救我军伤员……终于获得了他、他的家人和他的同志们的理解与好感。然而，就在她即将与他举行婚礼之际，一封指示飞临，她与他不得不天各一方。

第一章

(一)

又传来一阵哭声。一阵凄凉、悲戚的哭声。

张长锁差不多天天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哭声。跑出门外，便可以看到两个人抬着的一扇门板上，用破席卷着的尸体，一头露着蓬乱的头发，一头露着黑黢黢的腿腕和脚趾。门板前跪着一个挑着白纸条幌子的女人或孩子。

当然，有时也会看到鼓乐喧天的出殡的队伍。挑着的引魂幡，吹吹打打的哀乐，哭灵的孝子，八人或十六人抬着的灵柩的棺材。那也有哭声，但往往被吹打的哀乐淹没了，偶尔传来一阵阵哭声，也并不觉得悲咽、凄凉。

只有这用门板抬着或用地排车、驴车拉着尸体匆匆而过的人，传来的哭声，才是悲咽、凄凉的。

不知为什么，今年秋天，这样的哭声越来越多，这样的尸体也越来越多了。不管早晨晚上，还是午间、黑夜，都会传来这令人发怵的、凄切、悲痛哭声。也会看到抬着的匆忙而过的尸体。

这里是离南圩子门太近的关系吗？

张长锁也曾幻想过离开这个倒楣的地方。可是，到哪里去呢？济南城倒是很大，哪里还能有这样现成的庙宇呢？

这条对着南圩子门的不太宽阔的街道叫朝山街，街南头有一座星宿庙。二十八年，长锁的爸妈就是要饭、逃荒来到这里的。

那也是一个阴冷的秋夜，长锁妈病倒在庙前，再也走不动了。

长锁爸拖着她，砸开庙门，住进前院一间快要坍塌了的柴屋。后来，庙里的住持，见这夫妇俩老诚、实在、勤快、干净而且对神佛虔诚，便留他们在庙里做了看门、做饭的工人。于是便有了这个住处。

如今，由于世道坎坷，年久失修，香火冷落，星宿庙的前院已经墙垣倒塌，没有完全歪倒的也出现了几个豁口或圆洞，又加附近的孩子们钻爬跳跃，捉打躲藏，便和后院彻底分裂了。这被摒弃、分裂出来的前院又只剩下长锁家修了补，补了修的这间小屋和院墙角上扣着的那只大钟。大钟是生铁铸的，象个油桶似的，无人挪得动，只有张长锁可以掀起它来。

今年张长锁已经三十岁了，出息了一条五大三粗的个子，出入家门都要低头弯腰。这时，爸爸已经去世了，只剩下他和年老体弱的妈妈，幸而长锁人高马大，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，依靠到南门泉子挑水，或到南圩子门外挖黄土卖，尚能维持娘儿俩的生活。只是这住屋临街，经常可以听到送死人的哭声，使人感到悲痛、凄凉。尤其是善良的长锁妈，听到这哭声也便难过的连连叹息，或悄悄流泪，或黯然神伤，或偷偷饮泣，久而久之，成了长锁的一块心病。

这天，正在吃晚饭时，又传来这悲凉、凄切的哭声，而且，伴着暮色和秋风，这声音显得越发凄厉、悲痛。

长锁妈叹了口气，放下碗筷。

“妈！……你……”

话刚说到这儿，“砰，砰！”突然从南圩子门方向传来两声清脆的枪响，把娘儿俩惊得都呆住了。

接着，“咕咚”一声，又从断壁上跳进一个人来。这人穿布衣布裤，手里掂一支驳壳枪，见这母子俩的穷困样，闪进屋内，露出笑脸，说道：

“老乡，别怕。我不是坏人。刚才，和南圩子门的鬼子和伪警发生冲突，来这里躲一躲，如果不方便，我立刻就走。……”

长锁妈早吓得说不出话来了。

长锁听他和鬼子、伪警发生冲突，一股敬意，油然而生，不由得又打量这汉子几眼，见他紧身裤褂，英气逼人，紧锁双眉，在等他回话。他觉得他不象坏人，但仍不敢贸然回答。

“好，老乡，你不要为难。”那汉子大概看他面有难色，抱拳一躬，道声再见，便要离去。

这时，街上又响起哨音和吆吆喝喝的喊声，进而，脚步声又响了起来。

那汉子转身便跑。

“等等！”

张长锁二话不说，一个箭步窜出门外，拉住那汉子便往西北角上跑。这里便是星宿庙前院仅存的那个较为完整墙角，墙角下扣着那只酱缸似的生铁铸就的大钟。

来到钟前，张长锁运足力气，双手抓住那钟上的雕孔，丹田猛一用力，便将那大钟的一角掀了起来。示意这汉子蜷缩进去。

这汉子不敢怠慢，弯腰伏在地上钻了进去。长锁把他露着的衣裳又往里掖了掖，用脚盖了盖土，不慌不忙地回到屋中。

“妈！吃饭，不要怕，……”

他刚把饭碗递到妈妈手中，几个伪警便端着枪进到院中。

长锁认识他们，知道是经常在南圩子门站岗的几个伪警。伪警也认识他，为首的警长丁疤拉问道：

“喂！张长锁，你看有个穿黑衣服的人吗？”

“没有。你们这是干啥呀？”

天并不黑，伪警用手电棒满院乱照，又把枪栓拉得“哗啦、哗啦”乱响。张长锁知道伪军惯会来这一套，他们胆小害怕，又不敢不追，只好把手电棒晃来晃去，并弄出许多动静，让藏着的人快跑。

丁疤拉也不知道藏没藏人，只不过例行公事，弄出一片响声，

便带人走了。

秋风起了，街旁的那棵古槐也胆怯地瑟缩着，发出萧瑟、清冷的声响。枯黄了的叶子，飞旋着打了几个滚儿，也颤惊惊地飘落下来。然后被风卷着刷啦啦挤到小院的西南角上去了。

警车阴森而恐怖的吼叫着，忽而由北向南，驶向圩子门方向；忽而又从南圩子门方向驶了过来。这慑人魂魄的可怖的吼叫声中，混杂着狼犬的吠叫，以及鬼子兵和伪军的皮鞋的“嚓嚓”声，使黄昏的气氛愈加恐怖了。

长锁妈怎么也吃不下去了，她的心抖做一团，象害冷似的，就连呼吸也觉得急迫了。她不得不把碗放到桌上。躲灾、逃难；忍饥、受寒；担惊、受怕的日子使长锁妈吓破了胆，生活中稍有一点波动，她便象被卷到了浪尖上似的。一颗心也好像被悬了起来。张长锁去问过医生，医生说这叫心脏病，让他抓紧治疗。可是，怎么治疗？钱从哪儿来？勒紧裤带，娘儿俩才勉强糊口，上哪儿弄钱看病。后来，长锁听说，南圩子门外的治安军陆军医院也对外看病了，只要病人家属舍得献血，看病可以少收费或不收费。长锁壮得象头牛，几管子血算得了啥，只要能给妈看好了病，让他倒出一盆子血他也干，他也舍得。可是，妈不肯，别说要血，不要血，她也不看。一听说治安军医院，她就头晕，就打颤，更不会到那里治病。

“去吧，妈！听说那里的医道不赖，去看看兴许能扎古好了。”有多少次，长锁都象哄孩子似地劝说妈妈。

“不，不，我不去。就是死了我也不去。”妈回答他说。语气那么坚决，没有商量余地。

今晚，一场惊吓，妈的心脏病又犯了。从妈的黄表纸似的脸色和那失神的目光中，长锁已经看出来了。他不敢怠慢，急忙拉过被褥卷在妈的身后，让她慢慢地倚在上面。长锁知道这种病是不能轻易搬动的，只要让妈躺在那儿，闭上双目，静养一会儿，妈

就会好的。

长锁给妈脱掉了鞋，把一双枯瘦的象干柴棒似的腿轻轻移到床上，又扯过床头上那条破旧的线织毯子给妈盖在身上，便坐在那儿静静地守着。他一动也不敢动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妈妈的脸色。同时，长锁的心里也牵挂着钟下的那个人。

经过那一阵枪声和骚乱之后，街上显得特别宁静了，没有说话声，也没有脚步声，就连狗吠声也没有了。秋风卷着败叶发出的沙沙声倒显得越发清晰了。不过，他知道这种宁静是不正常的，是隐藏着恐怖的杀气的。老百姓关门闭户，谁也不敢出来了，而且，可以猜得出南圩子门一定提前关闭了，南门大桥一定也戒了严。这种情况，在一九四三年的济南是经常发生的。现在，天黑了，暮色已经象浓墨似地泼了下来。除去天空中的星星还冷冷的眨着眼睛之外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死寂了，钟下边藏着的那个人咋样了？外边没什么动静了，应该放他出来了？

长锁妈咳嗽一阵，睁开眼睛。

“妈！我给你倒碗水喝吧！”张长锁把那个歪歪扭扭，绑了几道铁丝的竹壳暖水瓶端过来，倒了一杯水，用双手端过来，

“妈，我再给你做点吃的。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我不饿。……钟下的那个人咋样了？”妈的脸上又有了血色，眼睛也转动起来。她说，探起身子，抓住长锁的手要坐起来。

长锁往妈身后垫了一个枕头，又用被角围了围，尽量让妈坐的舒服些，又说：

“妈，我先给你擀碗面条吧！”

妈摇摇头说：“你还是先看看人家去吧！我不碍！”

张长锁连连应着，但没有动。他仍然犹豫、徘徊，眼下这沉静的气氛是真的安全了，还是新的骚动的开始？住在南圩子门多少年了，他知道鬼子、伪军的一套，他们遇到这样的事儿，往往要

反反复复来回折上几个个儿，闹个鸡犬不宁。他想尽量做到十分安全，让危险减到最少最小。

他端着面盆要去合面。妈要吃，那个人也要吃，可是掀开面缸，摸到缸底的空瓢了，他才知道缸里什么也没有。

他痴了似的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，不得不把空瓢又扔在缸里，面对空缸，长长地吁了口气。

“锁呵！你去吧！去吧！”

“哎，我这就去。”

张长锁放下面盆，又听听外边的动静，刚要往外走，屋门却“笃笃”响了起来。他急忙收住脚步蹑手蹑脚地又退了回来。妈也哼哼哟哟起来。

“妈！我给你沏碗红糖姜水喝吧！”

红糖还是有的，抽屉中的碗里还有剥好的姜末。那是前天晚上，妈吃了煮得半熟的地瓜秸，害肚子疼而剥的姜。那天，他本来不让妈吃地瓜秸的，可是妈说桔子嫩，比吃日本人配给的橡子面强，吃了橡子面屙不下屎来。余下的姜末他本想倒掉的，可是，妈不让倒，便留在碗里。不料，今天又派上用场。对，妈喝点红糖姜水就会好的。

长锁把红糖姜水端到妈跟前，又为她垫了垫身后的被子。

“笃笃笃……”

屋门又在响，从这轻轻的扣门声中，长锁听出又是那个丁玉香。她是伪保长丁三爷的二女儿。原跟了个日本翻译，又离了婚。小寡妇也算赖了，不知为什么，她看上了张长锁，不管有事没事，天天都爱到这星宿庙转上一圈。长锁不愿理她，可是又不敢得罪她，只好不冷不热的躲着她。她到屋里搭讪，长锁就躲到院里去劈木头；她追到院里来了，长锁便又到街上去串门儿。邻居家看出门道来了，唠唠嘴对他说：

“锁哥！小辣椒又来了？你躲出来干啥？吃点辣椒不好

吗？”

“滚你的蛋！”

人家看他脸色不好，知他当了真，也便不再开他的玩笑。

小辣椒是丁玉香的外号。说她的性格儿象辣椒似的，说出话来，又辣又呛嗓子。长得小巧玲珑，又喜欢戴一顶红毛线织的筒筒帽子，于是，便得了这么顶雅号。

“笃笃笃……”

屋门还在响，妈示意让他去开门，长锁厌烦地假装没有听到，只管给妈掖线毯，端糖水。

“吱扭”一声，屋门开了，丁玉香自己走进来。她就有这本事，不愿吃的东西，谁给也不吃；自己愿意吃的，不给也要抢。她看上张长锁了，就按照她自己的方法去追，你不理不睬，她还是硬要挤进来，贴上去。

丁玉香手里提着一个花手巾包儿，笑哈哈地走上来。

“来了，姑娘！你坐！”长锁妈客气地说，“锁啊！你给丁小姐垫上这线毯！”

长锁装没听到，头也没抬，丁玉香却跑上一步，按住了长锁妈的手，说：

“大娘！你甭管！……我不是外人。”

丁玉香没有嫌脏，主动坐到炕沿上，接着把花手帕放在桌上，打开来是一个雪白的蒸馍，里面还夹了炒得焦黄的鸡蛋。

“姑娘！你……俺吃过饭了！”

“大娘！这回我可真不是给你送的！”丁玉香说到这儿，一双眼睛笑咪咪地向张长锁瞟去。

“我也吃过了！”长锁说，“你还是拿回去吧！”

“这也不是给你的！”丁玉香故意卖个关子。

这话果然管用，张长锁疑惑地抬起头来，看到小辣椒投来的一种得意的、媚笑的目光。她把花手帕上的热馍又往前推了推

说：

“给，你给那个人送去吧！”丁玉香往外一指。

“哪个人？”长锁心中一颤，装做茫然地问。

“钟底下的那个人——我看到你掀起那口大钟，把他藏到边了！”丁玉香慢吞吞地说着，故意露出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情，“应该给他送点饭去呀！”

张长锁立刻惊得呆了，密密麻麻的油亮的汗珠儿，从他那黑红的额角和脸膛上的汗毛孔里露了出来。她怎么看到了？莫不是瞎猜？不过，自己怎么也是不能承认的。

“你说的啥呀？我不明白……”长锁故意笑了笑说，但笑得颇不自然。

丁玉香冷笑起来。她站在那儿，双臂交插着抱在胸前，眯着一双眼睛瞧着他。但那神情分明在说：“少来这一套，我早看到了。”可是，又不愿点破，因为，小辣椒已经看到张长锁那藏在眉宇间的慌乱神色。

长锁妈欠起身子故意打岔说：

“姑娘！你把馍给我，我吃了吧！”

丁玉香真的摸起热馍，递到长锁妈手里。老人哆哆嗦嗦地接过来，就要送到嘴边了。

“妈！你等一等！……”张长锁的心情是矛盾的，从心里说，他愿让妈吃了。可是，伪保长家的东西，吞下去能吐得出来吗？然而，妈已经几年没吃到这样的热馍了，还有那煎鸡蛋，他怎么忍心再把它从妈的手中夺下来呢？慌乱中，他只好又倒一杯水送过来，又说：“妈！你还是先喝了这碗水！”

妈是了解儿子的心意的，可是，不这样怎么能混过这一关呢？从小辣椒那死死地盯在长锁身上的贪婪而娇媚的目光中，也可以断定这狐狸精并没去报告，她只不过是想利用此事，把长锁握在她的掌心，听她摆布。现在，何不利用这一点呢？只要人在钟下一

走，她便什么也抓不到了。

“孩子！你把丁姑娘送来的馍先放到篮子里，我明天再吃！……”

“噢！”张长锁也领会了妈妈的口气和心意，急忙来接时，却被丁玉香拦住了。

“大娘！长锁哥！我知道你们是不相信我的，可是，钟底下的人，你必须立刻让他趁黑夜逃走。听我爸说了，他们是八路，一共三个人，自行车车胎里全带的药品，跑了一个，有一个往圩子门跑，被打死了，另一个进到街里来了，明天早晨，全城要大搜查，挨家搜。千万不要把他留在这儿了！让他快走！快走！……”

丁玉香说完，便匆匆忙忙地向外走去。

张长锁从门缝里看着小辣椒走远了，才转过身来，长长地舒了口气。

“刚才，你不是说没人看到吗？”

“嗯！”长锁点了点头。“谁知道她怎么看到的？”

“小辣椒说的可能是实话，要赶快让人家走！”

“嗯！”长锁又点点头，从篮子里摸了两个糠饼子，揣在腰里，就要往外跑。

长锁妈又喊住他，把那个热馍夹鸡蛋放在他手里。长锁双手抖了一下，心头一热，急忙转身往外走去。……

(二)

张长锁真的慌了，

被他扣在钟下的汉子不会走了，连话也不会说了。他仍蜷缩在地上，站不起来，也直不起腰。长锁知道，这么大的个子，硬硬地蜷着身子扣在钟下这么长时间，怎么受得了呢？他真后悔不

该把他扣在钟下了。

秋风打着旋儿，发了疯似地卷起地上的一层沙土，向坐在地上的人猛扑过来，沙粒儿抽打着他的头脸和衣服。那人仍然挣扎着想站起来。可是，踉跄了一下，又跌坐在那儿。

长锁蹲在迎风的一边，一面为那人挡着风沙，一面搀着他的腰身，想抱着他站起来。

“不用，老乡，谢谢你了，我会好的。”那汉子终于说话了，声音极低。

“唉！在钟下扣的时间太长了！这都怪我！”

“不，不。我腰上负过伤，被鬼子的刺刀捅过！……”那汉子对长锁笑了笑说：“这次又多亏了你！”

听说他负过伤，长锁越觉得敬佩了。

他扶着长锁又想站起来。长锁也急忙用上全身力气搀住了他。长锁感到那汉子的全身都在抖动，牙齿也似乎碰得乱响，但他终于起来了，终于往前挪了两步。黑暗中他隐约看到那汉子的双目中射出的感激的目光。长锁把两个瓜秸饼子和一个馍馍放在那汉子手中，并告诉他，明天全城要大搜查的消息。让他趁黑夜快跑，而且，要穿小路向东或向西，千万不要往北走。因为，北边就是济南城的南门，那里也有岗哨，盘查很严，并且已经戒严了。

那汉子一手抱住饼子，一手握住他的手连连道谢，并且说啥也不要那饼子。两个人推来让去地争了半天，人家只接受了两个饼子，白面馍却又放到长锁怀中。

“兄弟！我还没问你的姓名，今天你救了我，日后也好有个报答。”那汉子说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也是混穷的，有良心的。我佩服敢和鬼子拚斗的汉子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兄弟，请问你的姓名？”

“我叫张长锁。大哥，你呢？”

“石坚，石头的石，坚硬的坚。”

“好！这名字好！”张长锁说，不由得又睁大眼睛，看了看石坚，越发觉得他真象石头似地那么健壮了。便说：“石大哥！按说我该让你到我屋里坐坐，可是，我就住这蒜窝似的半间小屋，又怕误了大事！……”

“好兄弟！”石坚抱住他，伏在他的耳朵上说：“这里也不便久留，我走了，咱们后会有期！……”

那汉子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。

趁石坚弯腰的空儿，张长锁又把白馍放到他的手里。石坚说啥不要，对他说：

“权当算我收了。现在，我再给你，是送给大娘吃的。你告诉她老人家，时间紧迫，就恕我不到屋里向她当面告辞了！”

这时，街上又传来一阵“踏踏”的脚步声，从那不太整齐的脚步声中，张长锁听出是汉奸巡逻队，便拉住石坚，躲到那生铁大钟的后边。

汉奸队的脚步声没有停下，而是顺着那条柏油马路往南走去。

张长锁伏到石坚耳边，悄悄说道：“走！”他又搀住石坚的胳膊，帮助他越过那段坍塌了的矮墙，沿着一条小路向西走去。

“好了，你停下吧！”

石坚留住他说，然后，用力拍拍他的胳膊。

现在，石坚的身体缓过来了，腿脚又象刚才跳墙时那么爽利了，但长锁仍然不放心地盯在那儿，直到那高大魁伟的身影，完全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，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屋内。

可是，长锁刚回到屋内，西南方向便传来“达达达……”的一阵枪响。

枪声猛烈的响着，又急又密，象炒豆子似的。由于距离较远，声音不算太响，但长锁却感到就象在屋内炸裂了似的。把他

震得猛的又向门口跑去，他用力抓住门框，咬住牙，握紧拳，狠狠地砸在门框上。他的身体倚在门框上，双腿一曲，两手无力地滑落下来。

长锁的心被撕裂了，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流了出来。一定是他，是石坚。奶奶的，我们上当了。

一双颤巍巍的手扶住了他。

“孩子！你怎么了？起来，起来！……”

长锁妈也听到了枪声，也被惊得呆了，可是，看到儿子无力地跪在门坎上，她更慌了，便急忙挣扎着爬过来，她扶住他，一声声地劝慰着：“听这声音好象是在南圩子门外，他能跑这么快吗？”

妈的话提醒了长锁，这声音或许不是，而且，他看着他往西走的。他并且告诉石坚，往西再往北，便是棋盘街了，走不多远，便是齐鲁医院。石坚说要到齐鲁医院去找他的一个同学的。枪声可决不是从齐鲁医院传来的。可是，石坚会走的那么顺利吗？会不会遇到敌人，不得不改变了方向呢？

这一夜，张长锁失眠了，他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痛苦。

他一直在担心石坚的安全。石坚负过伤，腰被鬼子的刺刀捅过，刚才又蜷曲着藏在钟下，他还能跑路吗？他真后悔没将石坚留在这里，屋内小，坐在炕沿上也好呀！急急忙忙将人家送走，是不是害怕了呀？怕鬼子发现了连累自己？当时，心里还真是这么想的，现在，他有点愧疚了，觉得自己太胆小，太没有骨气了。甚至，还不如妈大胆，妈还问怎么不让人家屋里坐坐，或睡上一觉。怎么竟匆匆忙忙打发人家走了？

他又想到伪保长家的丁玉香。她常来这里，常在附近转悠不假，可是，钟底下藏人怎么又被她看到的呢？今晚，这女妖狐是真心报信？促我让人家快走，还是设的一计，让我放走石坚之后，再让人暗暗逮他呢？

想到这儿，张长锁惊得出了一身冷汗，他又想到那阵枪声，忽地便从床上坐了起来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可遭了，不仅石坚大哥要遭毒手，我也要受累，我也要难堪。可是，她为什么不直接带人来逮呢？看来，她是故意骗我，以取得我的好感了。这个小辣椒，原来是一只披了伪装的野狼。好吧，奶奶的，只要你对老子下手了，我就得时刻提防着你。

风还在刮，沙土被风卷着不时地打在窗纸上，发出“沙拉拉”的声响。街上的电线也被吹得“吱——噢”、“吱——噢”地叫着，使这寂寥的夜越发凄凉、恐怖了。……

突然，屋门被撞开了，一群立眉横目的伪警拉开枪栓对准了他。他看到伪警长丁疤拉在和他身后的一个女人嘀咕。他仔细一看，是她，是那只狡猾的女狐。张长锁猛一翻身抽出墙上挂着的腰刀，照丁玉香砍去，可是，丁疤拉却对准他开了一枪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长锁醒了，原来是一个恶梦。他是迷迷糊糊睡去的，可是，朦胧中又吓醒了。

仔细分辨了一下，哪里是什么枪响，是妈在屋外拉风箱的声音。由于风箱坏了，裂了几处缝儿，里边的鸡毛掉了许多，拉起风箱来，风不大，木板子却砰砰乱响。

张长锁不知自己啥时候睡过去的，也不知妈是啥时候起来的，只觉得脑袋又大又疼，眼睛也有些发涩。他知道这是没睡好觉的关系，可是，听到妈在拉风箱做饭，自己怎么也睡不着了，急忙一骨碌爬起来。站在床前穿衣裳的时候，他看到桌头上挂着的那把刀。这是长锁练武用的，由于多少天吃不饱肚子，他没有再练。今天，想到梦中的情景，又觉得还是不能丢下，说不定真的还会有用。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他便一刀一个，把丁疤拉、丁保长和小辣椒全部杀掉。

想到这儿，张长锁伸手摘下腰刀，左手抓住刀鞘，右手握住刀把，用力一拉，嗖的一声，便将钢刀拔了出来。顿时寒光闪